

試從「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」 尋繹日本民族的生命理想

花村

宮本武藏之在日本，正如關公之在我國，皆是傳說蓋過史實，被民間津津樂道、奉之爲神的人物。不過，我們推崇關公爲聖，景仰的是他借武所散發的儒家忠義精神；而宮本武藏之成爲日本武士道的象徵，却在於他被稱爲劍鬼、劍禪、非人等。劍鬼的意思是，他一生唯知有劍，甚而人亦如劍一般，冷森森、鬼魅魅，使人顫懼。劍禪的意思是，他藉劍來抵禦所有的世間法，超脫了世間的束縛。非人嘛，即是他摒棄所有人情世理，孤獨的游離在人的圈子之外。但最重要的一點是，他視人生爲永不休止的戰鬥，包括他自己，都是他一生所應戰的戰鬥體。

這樣的武藏，就像我們對待關公一樣，乃是日本人把他們的生命理想附會上去的「武士」形象。而日本人的生命理想是什麼呢？或者換一句話說，日本人是從何種生命原型去追求他們的生命理想呢？從「小山勝清」所著「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」一書，可以概要歸納為下面幾種情況：

(一) 刀即性——殺，殺，儘情地殺

「我視人世間一切生活莫非戰鬪。是我那寶刀一般的本性，要我如此。」

「凡我所見所聞，無論鳥獸蟲虺、神佛衆生、愛人摯友，在我視之，莫非戰鬪。」這些是武藏的自省與自白。且不僅止於個人，推及社會亦如此，甚至和平也包括在戰鬪裏。

「社會的實相就是戰鬪。因為人人希求安樂自由，即會產生戰鬪。個人與個人、家與家、國與國之間……。即使世界成一體，太平已來臨，也會再跟宇宙戰鬪。因為宇宙能够束縛、支配這地球。」

所以，在宮本武藏，「殺，殺，殺，儘情地殺」這樣的話，並不是氣血滿胸膛，怒喊出來的話；是冷冷靜靜，面含微笑時說的話。而究竟為什麼，使他這樣？乃是因為他隱藏著孤兒的孤寂感，使他自覺到「只在無血無淚如冰的世界中，抱刀獨往」。「覺得寂寞時，我就回憶待我親切的那些人。可是，我呼喊他們，也沒有聲音回應，因此一旦有人接近，我想必會殺之無赦。」

由此，應可推論，日本所謂「人世間一切生活莫非戰鬪」，和他們的島國地形有很大的關係。一方面，他們感染了海洋生活的本性，必須無休無止的戰鬪以求生，而所有戰鬪以

勝利爲唯一目的；一方面，因爲大海的隔離，使他們覺得孤單無助，故特別注重內部團結自理。

所以，他們沒有希特勒那樣的野心家，而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與德國分別挑起東西兩半球的世界大戰。戰後，軍備受限制，他們立即改走經濟之路，向世界各地進行經濟戰。不提這些，只看他們平日生活，也一樣充滿好強爭勝之心。連活得最瑣碎忙碌的家庭主婦，都隨時隨地處在備戰狀態，什麼事都要和東家西家一較長短。這在許多日本的大眾小說或文學讀物裏面，都可得見。

(二) 拋棄生命的重量——義理、人情使人身心俱碎

日本文化的基型，大部分傳自我國；但不在春秋戰國，也不在秦漢，而在唐代。那個時候，儒家思想靠韓愈提倡文以載道，只昌盛了一陣。道家的無爲思想，又和大唐盛壯的氣魄不符。故，正好讓從印度傳進來的佛教文化，大放異彩，蔚生十宗，成爲當時思想上的領導勢力。當然，日本人所接受的中國文化，定揉合著極重的佛教文化色彩了。而佛教的精義，主要即在於追究世間上的空與有各種現象，以得出生命的真相。

這書裏，武藏的生平行事已無甚波折，不像吉川英治所寫武藏十七歲到二十一歲期間那般充滿戲劇性、富有變化，所以這書偏向描述武藏的心靈歷程。寫他怎麼把自己的心鍛鍊到像「寒流映明月，碧潭沈寶鏡」裏的明月和寶鏡，而通過了「萬里一空」的大世界；再接著寫他怎麼挺出「天地間唯我獨在，自我始創」的孤傲姿態，而「一擊萬法生」，創造戰鬪的生命觀之極致。也就是，這書著重寫他如何一一通過義理、人情的考驗，完美的鍊成了破魔

的空劍。

破魔的魔，或許可以比做佛家所謂，一切苦惱因之而生的「識」吧？而連「空」都包括在內。不過，古往今來，不分中外，有關修道的魔障，毫無例外，一定包含「美色」或「柔情」。所以這書裏面，前前後後也出現了四個與武藏關係密切的女人——阿通、悠姬、由利、阿松。阿通和由利，都曾得到武藏許婚的約定；但後來阿通皈依佛，由利參加巡禮的行列，藉行路求乞以消除罪業。武藏到底沒有因為女人的關係，和世俗生活妥協。只是，在五、六十年前的東方，女子一直是男人的附庸，中國如此，日本也一樣。六倫之中，中國人並重父子與君臣，而日本人則「君臣」這倫為獨重。所以書中寫武藏拒絕了女性的溫柔，却拒絕不了主君對他的垂青，終還是脫去浪人式的武士身分，走進政道。這，不能不說是他拋棄生命重量的實踐過程中的一種妥協吧？

從這點說來，書中另一武士類型代表的松山主水，似乎比武藏可愛呢！雖然他鬼鬼祟祟另習旁門左道的忍術，專門依靠暗殺取勝，又懷著不當而可笑的富貴念頭；但是他對於「美」的追求，却堅持到底，貫徹初心。武藏惋惜他「因心而亡身」，其實武藏自己何嘗不是「云空未必空」？他又何嘗真正做到「遺世而獨立」？

因此，「萬里一空」的境界，大約只存在日本人的意識形態或嚮往的遠景之中，實際生活裏是無能為力的。好比日本的和尚可以娶妻，就是最簡單的例證。

(三) 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

這句中國的老話，在我們中國是依據死亡的價值而說。意謂有些人的死如泰山一般讓人

景仰；有些人却死得一文不值。此處借用來說日本人對死所持的態度。一方面嚴肅無比的對待；一方面却又死得很容易，說死就死，毫無疑慮。而最不可思議的是，這兩方面同時存在。

譬如書中寫阿部彌一右衛門因熊本舊主君忠利之死而殉死，繼位的主君光尚對其遺族處置不當，演變成後來阿部彌一族勢同叛國，而須由當局派兵去剿滅。事情沒有確定前，阿部彌家人的確焦灼奔走，試圖挽救；但是，一旦叛國的罪名確定下來，他們便再也不存任何僥倖之心的只求速死了。可是，不能草草率率的死，而是抵抗到底，善用一生的最後時辰，求取光榮的死亡，表現闔志不衰。而最好的朋友表示他友誼的方式，是提刀去殺他們，俾便幫助他們能够光榮的力戰死去。

再如阿松，因為無法得到武藏的愛，也無法安置自己的心，便在「唉！能走的路畢竟只有一條……」的嘆息聲後，自殺死去。武藏當然震驚，也覺得悲傷。可是他喃喃說著的却是，「松小姐，真了不起。」似乎生是有、死是無，兩者分立在截然不同的陰陽兩端的事實，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。與他們有關係的是怎麼拚著生去取死；至死都不失去戰鬪的立場；還有，絕對不准許自己成為懦夫。

同時，如何致人於死，本是殘酷、血腥、令人作嘔的事件，而他們却把它說得彷彿畫家畫畫，或是音樂家揮舞著靈活的雙手彈奏鋼琴一樣，令人心醉。書中有一章「光與音」，便很微妙的說明了這點。那是寫兩個功力悉敵的對手可決生死的一場決鬪。

「信行躍開把木刀架為雙八時，七郎兵衛太陽照耀下的鮮明淡綠色禮服和白纏巾頓然直射信行雙眸。但下一瞬間，這些色彩便從信行眼中消失，留下的只是形成人體的一塊東西：

信行往前跨出半步。七郎兵衛依然不動。

信行的眼中清楚浮現出七郎兵衛坦露的胸部，耳中則是胸部的鼓動聲……。信行數著鼓動聲，不久，又用腳踩著這鼓動聲。

七郎兵衛仍然不動，凝眸注視信行。如果新陰流的極意劍是砍影的話，那他可能正在等待信行的影子接近。果然如此，那一定要抓住影子的空隙。

信行踩著敵人心臟的鼓動聲。……」

淒厲的、醜惡的、痛苦的死亡之本質，經過他們日本人的處理之後，就好像自然主義的文學，不變其淒厲、醜惡、痛苦的事實；却在你接觸它的那一刻，向你展露出無比震撼的魅力。這同樣可由一件簡單的事證明，即那與武士道一起被稱為日本民族兩大特色的「切腹」。

切腹有固定的施行方式，一絲不能苟，必須嚴肅隆重的對待；而從生到死的決定，往往却又輕易的像拋去一根鴻毛。彷彿，生命的結束在他們認為，是生活裏面的一種藝術呢！他們視死如生，就如書最後所寫的：

「武藏即使死了，也不會到地獄和極樂世界去。他只是身穿鎧兜，踏步走進墓穴藏身而已。」

因此，竟不知道該說他們是理智得可怕，還是該說他們是過度浪漫的民族哪！

（四）武家道德——臣節、名譽第一、手段即目的

這書裏除武藏精進、不懈的心靈歷鍊，之外，就是他那時代的社會、政治色彩，如德川

幕府實行鎖國禁教政策；將軍、大名、各領主及家臣等的君臣關係等。從其中，明顯感覺到的是一種令人喘不過氣的「君主至上」權威。各家臣對各領主、各領主對將軍，都一樣。比方主君光尚不懂兵法的奧秘是什麼？要求武藏詳盡說明。武藏便令近侍喚弟子信行到御前，說主上要信行切腹。信行只一聲「是，領命。」果真就要切腹了。雖然這處的本意是武藏讓信行示範，何謂兵法鍊鍛後所得的「岩磐之身」，實則却更鮮明的顯示了君權的威信和家臣的忠貞。而光尚寵信讒臣林外記，鬧出多少事，老臣們沒有一句話；直等光尚自己受了教訓，自責為瞎子，老臣們猶只敢俯伏低頭，只讓眼中含著淚水，充滿了感謝。再就是，當主君或大名死去，曾受其殊遇的臣子殉主而死，於死者來說，反而是主君賞賜的殊榮呢！連武藏，本心想死在靈巖洞，但一聽說主君希望他回府邸，免遭人議論他與主君間有不睦，便立即自責任性，答應回宅，「以完臣節至終命」。

君臣的關係，在我們中國認為，君敬則臣忠，君不君則臣不臣，兩者建立在平等的相對地位上。然而日本人却要求絕對效忠、絕對服從。故天皇在他們日本百姓觀念裏，就等於神一樣的不可侵犯。說起來，是一種澈底的、蔑視人權的專制態度吧？或許也和他們戰鬥的人生觀有關。既然生命對他們來說是永無休止的戰鬥，他們就必須要有絕對的權威，才能遏止兩者相殘、同歸於盡的局面。刀的本性，一旦加上呈現民主色彩的相對性，後果如何收拾哪？

而後說到名譽第一。殉死的另一部份涵義便在此。的確，他們有許多為臣者是懷著對主君的眷戀，欣然殉死；但另外却有更多人是迫於不得已，為爭取名譽而死。因為人愛生惡死的本性瞭然如水之就下，否則為什麼有「千古艱難惟一死」這話？書內所寫竹內數馬的死，便是明證。他本可不死，但竟有人閒話，這樣，就表示他名譽受損，故他勢不能不選擇以死

抗議的方式。因此，在日本，西方這句「榮譽是人類的第二生命」也得改一改了，改成「榮譽勝過生命」。就是因為爭取榮譽、保持榮譽，所以他們才無法避開戰鬥，更執意於追求勝利吧？

既然是這樣的，把戰鬥歸為本性，又把追求勝利擬做生命的唯一動力，裡裡出人類赤裸裸的衝突面；那麼，為配合這條直行道一般的生之旅，自然無法讓人的情意或理智，形成糾纏不清、模擬兩可的局面。因此，在他們日本人，手段即目的。就像書中寫到出其不意的突擊，或以眾欺寡的圍攻，都視為當然，絲毫沒有道德上的譴責語氣。在他們觀念裏，突擊、圍攻和光明磊落的一對一決鬥完全相同，共同以追求勝利為唯一目的。而手段即目的。

故他們不追究一般生命哲學顯現的「多種觀點」、「多種立場」、「多種可能性」，他們缺少博大的包容力和開濶的氣度，難以避免簡單和狹窄的民族性之譏。但是，附隨著簡單的是深沈的質樸；附隨著狹窄的是絕對的實事求是。給人的感覺就如書中武藏聽伊織說，他磨刀是要把死去的阿爸切做兩段，以便收埋的描寫：

「武藏懷然注視著少年的臉上。當然，毫無虛假，但他那神態，一點沒有凶惡人的殘忍之色；有的儘是單純的認真、毫不畏怯的大膽。」

這麼說起來，島國地形的日本民族，是怎樣地適應了島國地形的限制，又怎樣地更積極的走出屬於他們民族特有的寬敞大路，確有值得吾人「懷然」深思之處吧？

附：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，共四冊。小山勝清著。金溟若、李永熾譯。四季出版公司出版。